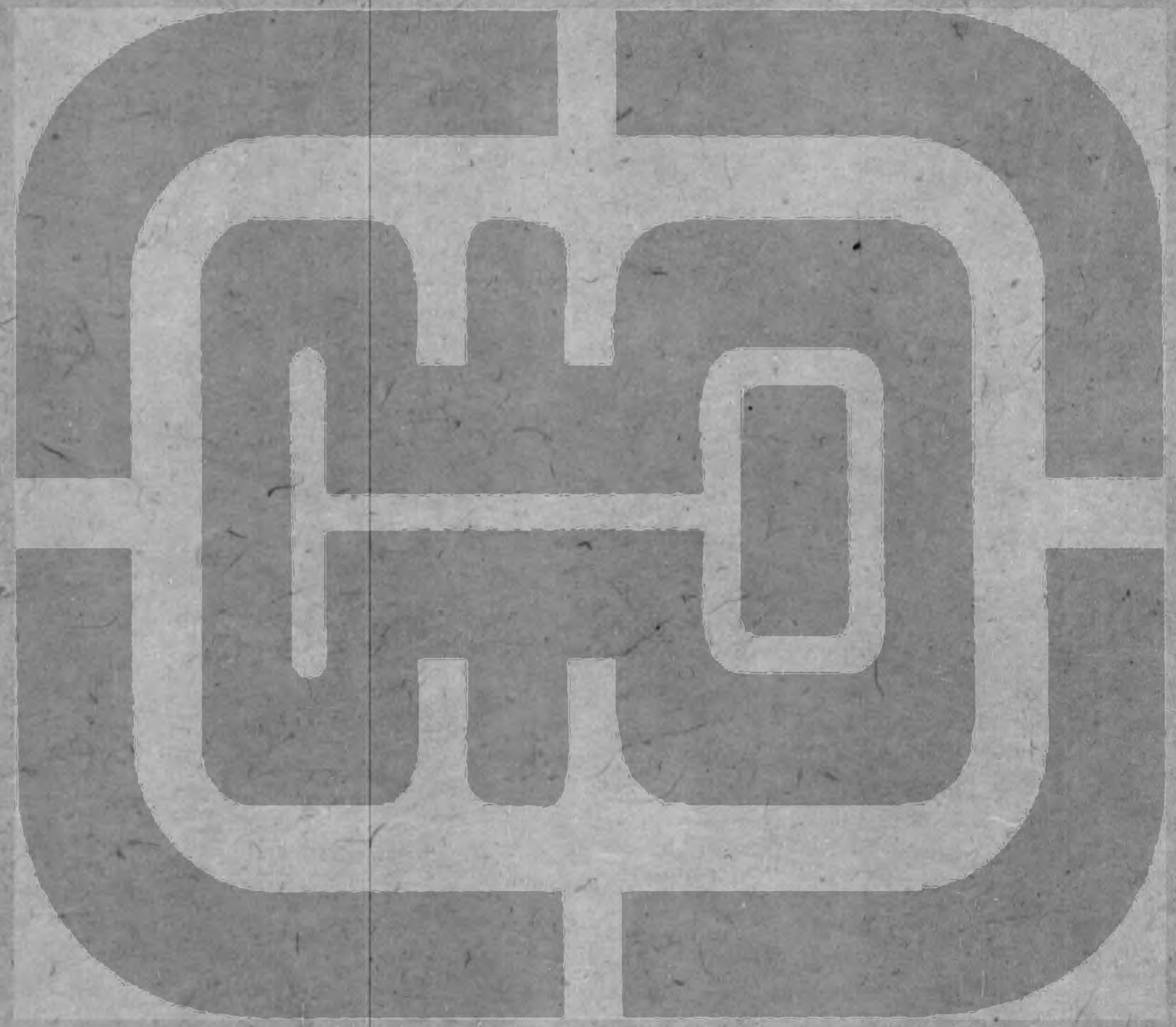


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通志二百四十一

梁

孔休源　裴子野

劉孝綽 子諒 孝綽弟潛 潛弟孝勝 孝勝弟孝威 孝威弟孝先 孝綽從弟孺 孺弟覽 覽弟遵 遵從弟苞

劉峻 兄孝慶 劉沼 峻從孫杳　何遜

劉顯 從弟瑴　劉之遴 子三達 弟之亨 從叔坦

明山賓 弟少遐　張充 從叔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褚翔 族父球　宗夬

袁昂 馬仙琕 昂子君正　庾蕃 子喬 喬子夏

庾於陵 弟肩吾　蔡撙

江蒨 弟曇 曇弟祿　周捨

王僧孺　謝朏 子諼 諼弟譓 譓子哲 朏弟子覽

覽弟舉 舉子諼 舉兄子僑　謝幾卿

謝微　陸倕 從子襄 襄兄子雲公

到沆 從弟溉 溉子鏡 鏡子蓋 溉弟洽　蕭琛

陸果 子罩　庾仲容

蕭眎素 從弟洽 洽弟介　臧嚴 從叔未甄 未甄子盾 盾弟厥

徐君蒨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府記室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以爲西

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
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宅曾以祠事
入廟中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
顏頓袪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
登便拂席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
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
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
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
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

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
者爲尚書儀曹郎誰堪其選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
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
兼尚書儀曹郎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耶以
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吏部郎任昉謂之爲孔獨
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
者帝嘗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
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
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豫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

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憚之後爲晉安王府長史
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武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
義高今陝今以十歲兒委卿當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
舉也乃勑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
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以休源爲憺府長史
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
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
太守別勑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
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必詢謀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

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
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與羣臣議可代居
州任者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
源才識明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
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
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
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詞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
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勑夜召休源入宴居
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

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悵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
子四年遇疾勑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及卒遺
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
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匡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
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爲陛下惜之謚貞子休源風範彊
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禦
常以天下爲已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
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
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理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
子雲童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
變位中書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曾祖松之宋光祿大夫
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齊通直散騎常侍各有
傳子野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
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
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江夏王行參軍
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
父夜夢見其容曰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

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慟
草爲之祐有白兎白鳩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
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
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
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除右軍參軍兼廷尉
正時三宮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其同僚輒署其名奏有
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而
荅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
無恨意時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學行而善
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
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訟者示之以理
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私之宋元嘉中受詔
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
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私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剛
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
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約
常歎其述作已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
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

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
尋除通直著作舍人如故又勑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
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世
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
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
時人服其博識勑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
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
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
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勱范陽張纘

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
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勑子野爲後魏文
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
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
之時並歎服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勑
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
爲也及五鼓勑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
奏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
速不尚麗靡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

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轉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公奉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常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謚貞子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故賜謚焉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子野少時集註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三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勑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勑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也本名冉祖勔宋司空父繪武

帝霸府從事中郎繪附其兄太常悛傳列在齊史孝綽
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
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
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
時年十四繪嘗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
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
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
命孝才拜之孝綽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

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老至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
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
所重如此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勑答
曰美錦未可便製薄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眞武帝雅好
雕蟲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
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
改觀後除祕書丞帝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知用第
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累遷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
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

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
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
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
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
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牧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
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
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
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
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

其惡改妹爲姝字孝綽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illegible]在
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illegible]氏又
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孝綽免職
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撫慰之每朝宴常預焉及
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徐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
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祕書監
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

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者必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唯呼騶卒訪道塗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illegible]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illegible]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illegible]有才學[illegible]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僕射勉之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辭既覩之乃閣筆孝綽子諒字永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氏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位中軍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累選尚書殿中郎勑令製雍

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
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
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
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
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
海太守時政網踈闕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
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
元年出爲豫州刺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
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

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
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
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
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
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
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罷被執元帝宥之以爲
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
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
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

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多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
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
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孝綽從弟
孺字孝稚世父悛子也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
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
嘗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
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
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
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

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武帝甚稱嘗
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
成帝取孺手版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
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
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
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晉陵太守在
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書母憂
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
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

覽字孝智年十六精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
于墓嘗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
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
知之號慟歐血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
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
正無所私孝綽爲吏部郎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
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
史吾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卒官覽弟遵字孝陵有學
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並見賓禮

王立爲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
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
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
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
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
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
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
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
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

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遵從弟苞字孝嘗一字孟嘗父愃悛之弟也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反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嫡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

子洗馬掌書記侍講書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其先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入齊因家于北海父璇之宋始興內史從父兄懷珍宋齊世知名位終光祿大夫自有傳峻生朞月而璇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歸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

魏峻年八歲爲人所各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
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
之桑乾峻居貧不能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既而還
俗峻好學家貧寄廡下自謀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
旦時或昏睡熱其髮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
此時魏孝文遴選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
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
孫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
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

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
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
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因爲
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引爲府
刑獄參軍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天監初召入西
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
請假省之坐私載蠶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
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
錄事類名曰類苑秦及就復以疾去職因遊東陽紫巖

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武帝招文學之士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
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
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賚賚魯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
呼問峻峻時貧悴宂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
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
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峻竟不見
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
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

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
畧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
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
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
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
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
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訖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
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
通旅力剛彊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

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滿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
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還魄一
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峻
本將門兄法鳳自比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畧齊
末爲兗州刺史舉兵應武帝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
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士人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
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
世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
令峻從孫杳字士深父懷慰齊世爲齊郡太守附載懷

珍傳中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宣
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天監中爲宣惠豫章
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
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有則不依古杳曰此言
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
犧牛形又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
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

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
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
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遂爲贊
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
仍報杳書共歎美之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格酒而作
褫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者昉
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
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杳云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
載其賦云三重吾品商溪搽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被勑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
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
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
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云持橐
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
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
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人詣闕請

[illegible]許焉後除晉安王府參軍參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畧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以足疾解職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勑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勑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常行慈忍居母憂後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而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

杳與兄霽弟歊俱知名霽有至性列在孝友傳歊不娶
不仕隱居求志在隱逸傳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自有
傳父洵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
才南郡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自是一
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
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
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除安成王記室王愛之

隨府江州還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復引爲賓客掌記
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
不均何遜不遜若吾有朱已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
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爲南平王所知深被
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
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
世謂之何劉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
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僩字彥夷亦以文才著聞宦遊
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

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爲
五言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爲詩避
愽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鬷字仲翔愽識彊正以名
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
亡後母沒十許年鬷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
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
童族父瓛儒學有重名官至尚書左丞齊史有傳瓛卒
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十八歲本名頲齊武以字
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好學愽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
零落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
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楊尹嘗命駕造焉
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
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

聞之擊帝喜曰劉郎可謂善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
下桑謁蔡伯喈必無此對甘
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
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顯白
遷尚書五都顯以本官兼
詩沈約見而美之時郊居
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
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
之遷吳郡顧悛連職禁中
博聞彊識過於裴顧時波
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獻古器
隱起字莫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
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
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何
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
府諮議參軍父在府不得志
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
為之憂而反見禮重文

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嘗聞東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不朽之事寄之題目顯今卜宅有日須鐫墓版畧撰其事行今輙上呈太子乃爲之製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眞長舊塋子姜恁臻臻早有名列在隋文苑傳顯從弟瑴字仲寶形貌短少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爲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高尚不仕列在雍隱逸傳之遴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迦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侔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調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

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爲荊州中從事簡文
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
顯韋稜並稱彊記之遴每與試論咸不過也累遷中書
侍郎鴻臚卿出爲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
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特西中郎湘東王繹長
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常[illegible]居南郡廨忽夢前太
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
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仲書則以手就筆歎曰
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肱政恐陋

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祕書監出爲郢州行
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巽不敢東下今
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勑曰朕聞妻子具差衰於親
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
奏免後爲都官尚書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
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
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
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
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

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三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同異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文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裴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爲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一科三

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優詔褒焉始武帝於齊代爲荊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時之遴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綬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勅賜金策

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
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地界總督衆軍杖
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
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尅復軍士有功皆録唯之亨爲
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爲文吏所詆官者
張僧胤曰外間論者謂劉之亨類之帝感悟乃封爲臨
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
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

郡太守上聞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
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
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
民稱之卒官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
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荆州
依于王琳琳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
遲位荆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承聖
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隨莊終鄴
中之遴從叔坦字德度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録事參

軍所居以幹濟稱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仍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鐘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高尚不仕列在隱逸傳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

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
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
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遷散騎常
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
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爲州時所部平陸縣不
稔啓出倉米以贍貧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
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

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
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常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簿
助并貽之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
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繼原
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
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
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
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五年又以本官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

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
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一百二十四卷
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
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
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得尚書更
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
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渡雖晚並有名
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張充字延符吳郡吳人也祖演宋太子中舍人父緒齊
國子祭酒緒附載其叔父南兗州刺史岱傳充好逸遊
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出獵右臂鷹左牽狗遇
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
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
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
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
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儉方
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
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恨因與

儉書曰頃者路長霖霞韋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塗[illegible]獨師懷抱不見其[illegible]秀神崖每遭回於在

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

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
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
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
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
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
廷夐阻書莫能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畧弗
之重也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沈約見其書嘆曰充
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
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

太守爲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爲侍中武帝兵至建鄴東
昏遇殺百官集西鐘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
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
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
已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
當再遷尚書僕射出爲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延故舊
莫不欣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充從叔瓌字祖
逸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
內史不欲先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

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
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
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
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
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
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
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
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受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
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

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
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
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
卿雖我臣我視卿不異賾嶷等文季每還直器物皆遷
瓌上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
識瓌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
取郡奉高帝勑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爲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
軍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求乞緬

問何不事產業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紓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列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常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

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
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
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
通書籍盡讀其書齊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
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
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
識之由此與昉友天監中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
省勑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
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以爲慠

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勑答曰相如工
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
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
雖慙古昔得人斯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
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
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
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
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
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

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
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
珖之從率求妓謳者不願遂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珖之
乃飛書言尼與率姦南司以事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
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
室參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
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
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
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

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
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
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
問自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
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
率弟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
以刀斫其頰盾曰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
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
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

數甕而已瓌弟稷字公喬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
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
毀瘠過於成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涙州
里謂之純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
爲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聽之性踈率朗悟有才
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逝六年
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主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
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
畧不視事多爲小山之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illegible]

部民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於琅邪黃山建武中
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以還之自
幼及長數十年中嘗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
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武帝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
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
行弑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鐘
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

詣武帝帝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
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
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多怨辭形於色
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弑其君袖提帝首衣染
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
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
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果彈稷云領軍張稷門
無忠貞官必險達弑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
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

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
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
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
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
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閤讀佛經禁防寬
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
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積奉祿皆
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
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

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
如此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至家逢稷見害以
身蔽刃先父而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人見云
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
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嵊爲侯景所害列在忠義傳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也曾祖淵齊太宰佐命功臣
自有傳祖蓁贈太常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
沒哀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安令
中向風儀端正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illegible]

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累
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
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
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友特宣城王文學加正王
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
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
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
民詣闕請之勑許焉尋徵爲吏部郎百姓無老少追送
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

允遷侍中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侯景圍宮城翔於
圍內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
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
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云翔族父球字仲寶宋散騎
常侍裕之玄孫也祖曖太宰參軍父繢太子舍人球少
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
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
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
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同徒右長史常侍著

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司加貂始自球也後
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
宗夬字明揚南陽涅陽人也祖炳名列隱逸傳父繁西
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
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
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礼貞正見
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勅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
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
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

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人唯表與傳昭以清正免
孝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荆州
刺史引爲別駕武帝起兵遣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
唯表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
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
選天監二年卒子曜卿

表曰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也父顗宋雍州刺史顗附載
其伯祖光祿大夫湛傳泰始初顗自雍州舉兵奉尋陽
王子勛爲帝軍敗身死家滅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

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社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年
五歲乳媪攜抱匿于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
見一虎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以勤學
爲事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
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絶而
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
廬于墓次從兄豪常撫視抑聲言之昂容質脩偉冠絶人
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豪同見從叔司
徒粲粲謂豪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起家太子舍人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楊尹於後堂獨引見昂儉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令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朞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昂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喻之曰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士稜爲心服三年雖禮無明據而事有先例由是人始服之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贓貨昂依事奏劾不憚權要

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太子洗馬齊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遷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溺唯昂舡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吳興太守齊永元末武帝兵起州郡守宰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帝手書喻之使降昂不從建康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勑元履曰袁昂道素

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安之勿以兵威陵辱元覆至宣旨昂亦不請降但閉門徹備而已及至都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爲臨川王後軍參軍昂奉啓謝恩陳誠帝答曰朕遺射鈎卿無自外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固讓徙左民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名媿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客甚歡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妾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令問訊卿勉聞大驚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知人之鑒游處不雜人其門者號爲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勅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

誌凡有所須悉皆得省脫有贈官慎勿祗奉諸子稟表
陳奏詔不許贈本官賜東園祕器朝服錢帛謚曰穆正
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著
名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
以果敢聞遭父喪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起家
郢州主簿累功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齊明
帝永明中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遷寧朔
將軍豫州刺史武帝起兵四方響應帝使仙琕故人姚
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
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
軍中爲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
糧運建康城陷仙琕舉哀號哭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
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戮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
老何我爲忠臣石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
遣城內兵出降餘留數十壯士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
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稅弓曰
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
帝使待衣易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

鉤斬袪昔人所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
謝曰小人如矢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
俄而喪母帝知其貧給賻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父曰
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
効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
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
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
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
滄洭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

生殺刺史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
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
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
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
三關仙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十月朐山民殺琅邪大
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
以衆十萬赴馬仙琕累戰破之昶走仙琕縱兵乘之魏
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
京師進爵滄洭縣侯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

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故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荅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

時譽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宇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都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畜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

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
是感疾卒子樞列在陳史
庾蓽字休野新野人也父琛之宋雍州刺史蓽弱冠爲州
主簿舉秀才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
中與魏和親以蓽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
宮管記事後遷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蓽再爲之
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
嘉焉手詔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
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

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爲鄉里所悉元起乞
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蓽用之蓽不從憺大怒召蓽責之
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蓽曰府是尊府州是
蓽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武帝平京邑霸府建爲會
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
千民多流散蓽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勵至有
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蓽謝不受天監元
年卒停尸無以斂柩不能歸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
五百斛初蓽爲西楚望族兄子果之又有寵於齊武帝

蓽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陵競
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
戍歸荊州時蓽爲州別駕益忽藹及武帝踐阼藹以西
朝勲爲御史中丞蓽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
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蓽更大憤遂發
病卒子喬復仕爲荊州別駕時元帝爲荊州刺史而州
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主簿又皇太子令及
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
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爲鴈行元帝
聞之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
不墜家風喬子夐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
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爲方伯無餒之之
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
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庾於陵字子介南陽新野人也後徙居江陵遂爲江陵
人父易高尚不仕當世名在齊隱逸傳兄黔婁有至性
列在孝友卷中於陵幼而聰慧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
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

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主簿子隆爲明
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於陵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
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功
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
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
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
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領荆州大中正卒有文
集十卷弟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交

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
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
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
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府錄事諮議參軍
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並充其選
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等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簡文與湘東
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躁爭事

闡緩朗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
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閩吟詠情性及擬內則之篇
操筆捨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
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
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
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
以昔賢可捊則今體可棄偏爲盡合則未之敢許又時
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兒吐
言天挍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吏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届其精華但得其
穴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揩
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
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暉
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
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
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
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
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楮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

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朏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搉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疏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江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貨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聞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後周有傳在文苑傳中

蔡撙字景節濟陽考城人也父興宗宋光祿大夫附載祖尚書郎傳撙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出爲

吳興太守初撙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
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
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郡撙判還本主吳能爲
巫出入撙內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
鼓訟之爲有司所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
撙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葵紫茄以
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武帝將爲昭明太子納
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惟有蔡撙乃遣吏部
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納

授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袄道聚衆攻宣
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民並請避之撙堅守不動
命衆出戰遂破賊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居選
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
有堪事者多少撙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
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撙風骨梗正氣調
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
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
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

是所知而用無煩參掌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
一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
尋悔取事爲畫勑帝嘗設大臣麪撙在坐帝頻呼姓名
撙竟不答食麪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
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石
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
隔幕自居遇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
往往稱疾謝遣之及其引進但寒暄而已此外無復餘
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一康子司空袁昂

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
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
子凝列在陳史

江蒨字彥標濟陽考城人也曾祖湛宋左光祿大夫父
斅齊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自有傳蒨幼聰警讀書過口
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與高第起家祕書郎累
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齊明帝遣齋
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武帝起兵遣
寧朔將軍劉諓之爲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

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蒨方雅有
風格僕射徐勉以重權自處在[illegible]者莫不爲之屈惟蒨及
三規與抗禮勉因蒨門客翟景[illegible]子繇求蒨女昏蒨不答
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是與[illegible]忤除散騎常侍不拜
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又拒之葺爲
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illegible]假出宅乃遷散騎常
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illegible]中常侍並侍帷幄分
門下一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illegible]而非華胄所悅故勉
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illegible]王泰出閤武帝謂勉

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
止遷光祿大夫卒謚曰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
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曇字彥德少
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字彥
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
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後廬
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
答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
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洪鐘東應

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
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挈皐木
人賦敗船誄並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
以父爲戲舊子紑有至性名士孝友傳紑子總陳尚書
令列在陳史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也父顒齊國子博士兼著作
自有傳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
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
韻清辯臨文諷說其言如注弱冠舉秀才起家齊太學

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贓汙不[illegible]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
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苞
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遒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楊
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武帝即
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沈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
言之於帝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
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
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
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

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
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謀謨
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暫離左右
帝以爲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
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
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
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
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
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各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

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
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捨與人況論談謔
終日不絕而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
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
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治歷
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
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
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
子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

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
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媿若人一介之善可量
加褒異以旌善人捨文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
弘正弘讓弘直皆知名列在陳史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
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
延任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
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
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
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
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爲
大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楊尹石補
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
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
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文惠
太子聞其名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文惠薨出
爲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遙
光表薦之曰前候官令王僧孺三十五理尚棲約知

思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illegible]至乃照螢瑩雪編蒲
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
圖抵掌可述豈直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於是除尚書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為
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
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
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
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
至可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班藝虞志荀錄伊昔

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illegible]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
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
詔文德省出為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
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流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皆
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回買而即
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
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
朞月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
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後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

起居注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眞僧孺幼
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出至市道遇中丞鹵
簿驅迫墜于溝中及是拜日前騶清道僧孺悲感不自
勝是時武帝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勑在朝詞人沈約
以下同作帝以僧孺詩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
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
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
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
惠所糾僧孺遂被逮詣建康南司奉牋辭府坐免官久

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
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西中記室參軍僧孺
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
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
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
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
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
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
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乱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

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史
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
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
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千
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
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在
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
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
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者
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
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
畢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
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
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
閣藏在祕閣副在左戶及彌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
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永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
甚書弘日對二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
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後加去取得繁

省之衷僧孺之撰選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辭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博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

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謝朏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莊附弘微傳朏幼聰慧莊常器之年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成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帝遊姑熟勅莊攜朏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上奏之帝曰雖小重器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退粲曰謝令爲不死矣宋明帝嘗勅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悛俱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祕書

監及齊受禪湖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湖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湖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湖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湖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廢外又以家資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錮禁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東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湖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為吏部尚書湖至郡致淪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湖居郡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盧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湖胤並不至及即位詔徵湖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

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胤
胤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
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
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
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
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
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勑材官
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
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

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
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
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
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初朏於宋孝武世
爲吳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
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
黜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
多劉寵更以爲愧次子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有時獨
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光祿

大夫子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為士君
子所重累遷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
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朔弟子覽字景滌
父瀹太子詹事瀹與兄顥列在齊史覽以選尚齊錢唐
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帝平建鄴朝士唯王亮王瑩等數人
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
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
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
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勑與侍中
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仍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
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
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
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後拜吏部
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
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
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
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
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

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覽弟
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
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
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
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
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
其屬意如此武帝嘗訪舉於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
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
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

並歷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
時嘗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
其名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
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
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況
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三年出爲吳郡太
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
聲迹畧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
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爲侍中

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濡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勑
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
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勑賜
假并勑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
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
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
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小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
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
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嘗所游
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興讌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
裂破投之噇盡皆莫敢言舉嘗預宴上欲取舉幘舉正
色曰裂冠毀冕見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上屢召不反
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嘗自講說
有文集二十卷子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爲太
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
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
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
中丞太常卿伷位尚書僕射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

位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良甚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二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謝幾卿朗之族子也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傳幾卿幼清辯當世號為神童超宗坐事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佐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湧出得就岸澀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晷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一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未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釋辭義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彩累遷為太尉晉安王府主簿天監初自尚書三公郎為書待御史舊部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觀之自若

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
有司糺奏坐免官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
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司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
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
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
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
載酒從之賓客常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官歸二人
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
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

率更令放達不事儀容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班已者
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
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
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
意轉左光祿長史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
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
途皆幾卿奬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病卒文集行於世
謝微字玄度幾卿之宗從而宋左僕射裕之玄孫也父
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

璟亦預焉位中書郎天監中爲左户尚書再遷侍中固
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叙會卒微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
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
中山王元略還北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
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
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
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
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
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

集二十卷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父慧曉齊南兗州刺史贈太
常自有傳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茅屋杜絶往
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爲外祖
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州舉
秀才刺史竟陵王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天監初爲右
軍安成王主簿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
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

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武帝雅愛其才乃勑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累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奏之勑曰倕之所製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文集二十卷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師卒次緬有似於倕一看殆不能別倕從子襄字師卿襄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閑坐誅閑事具慧曉傳中閑有四子襄其季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爲襄武帝乃改爲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昭明太子統聞襄行業啓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出爲揚州治中從事襄以父終此官固辭職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昭明太子薨官屬悉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大通七年出爲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毦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妻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饒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

郡襄先已率吏民脩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賂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者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人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勑許之又表乞

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
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
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
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
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
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
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
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襄兄完位寧遠長
史琅邪彭城二郡丞完子雲公字子龍年五歲誦論語

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
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
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
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
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
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弈碁嘗夜
侍坐冠武觸燭文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
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
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

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
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
黃門殞逝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
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
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雲公子瓊列在陳史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護軍將軍祖仲
度驃騎從事中郎父撝齊五兵尚書彥之撝俱有傳沆
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
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
可悅武帝初臨天下收援賢俊愛其才天監初以爲征
虜主簿東宮建選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
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帝讌
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
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沆
優於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
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
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遷太子中舍
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友善後卒

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行於世溉字茂灌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illegible]傳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深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勑繹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溉嘗夢武帝徧

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
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
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
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
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時方貴寵人皆下之溉
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
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
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車服不事鮮華
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

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
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
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
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
又似縣風搥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
有奇殭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
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
版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
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

到公石也溉弈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
棊比勢覆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
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
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與弟洽常共
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莊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
溉所得奉祿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
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性不
妄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
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

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
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家竁斂畢便葬不須擇
日凶事必存儉約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
贊唄及卒顏色如常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
朝廷多故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梁以溉洽兄弟比之
二陸故元帝贈詩曰魏世重雙丁丁儀丁廙也晉朝稱二陸
何如今兩到復似淩寒竹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
懷鏡及生因以爲名鏡五歲便口授爲詩婉有辭況位
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盡早聰慧歷尚

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顧舊作固帝曰以理而推宜作顧望之顧因令羣臣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而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羞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楊尹丞太清之亂赴江陵卒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又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絶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沼溉俱蒙顯擢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武帝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

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勑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勑撰太學碑普通中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徙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賄賂莫敢通時[illegible]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糾[illegible]顧望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記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户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令悼之其辭甚悽切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列在陳史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

爲巴東相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荆州即位惠訓與巴西
太守魯休列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瓊據上明建康城
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
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
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
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着虎皮鞾策桃
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悦儉時爲丹楊尹辟爲主簿
舉南徐州秀才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衛命北使還
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
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
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悦服彪乃受琛
酒累遷尚書左丞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之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
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
人是以古人多耻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
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音品而罰遵叢
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
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廢者別由犯

忤主心非關當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勑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小子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武帝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元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惟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

侍中帝每朝讌接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啓曰二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郛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嘗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周以早邁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弘慈上荅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嘗言少壯二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琛

性通脫常自解鼈事畢餞餘必陶然致醉中大通元年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羞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金紫光祿大夫卒遺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步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世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

州加都督清名亞王鎮之爲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爲
益州刺史亦加都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
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
褒惜之謚曰簡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
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當時稱其舅甥目
下無對除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入坐丞郎並到上省交
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
臺建爲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
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汚數百萬杲奏收劾之

中書舍人王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
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
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
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杲從舅也杲嘗以
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
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彊
禦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
卿普通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
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答所由不爲受帝頗

怪之以其隘路不答問從之爲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
謚靖子昊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昭
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
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學字洞元少篤學多
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稱遷
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
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
方之疎廣毋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
聯璧三卷與羣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
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
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度仲容字子仲潁川陽陵人也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
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
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
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官屬泳泣曰
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問用授之勉許焉
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
府佐並以彊學爲王所禮後爲永康錢塘武康令並

無功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
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
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尚書左丞坐糺
察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
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
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
會稽卒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
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
世

蕭眎素南蘭陵人也祖思話宋贈征西將軍開府父惠明
吳興太守惠明附載思話傳眎素天監中位丹楊尹丞初
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司屬
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
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
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
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
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
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眎素

從弟洽字宏稱父惠基齊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洽幼
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畧皆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
爲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十人前後居者皆
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累
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
左長史勑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
行於世洽從弟介字茂鏡父惠舊齊左户尚書介少穎
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
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
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
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爲少府
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與平王筠等四人並不
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應對左
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
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
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
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勑助防韋黯納
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曰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

董而爲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興妖狼子
野心終無馴狎之性帝覽表爲之歎息卒不能用介性
高潔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治從弟淑等文
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
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
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介
第三子允最知名允弟引亦有器度陳史皆有傳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高祖燾宋光祿大夫自有傳

燾生邃宜都太守邃生凝之尚書左丞凝之生稜齊後
軍參軍稜生嚴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
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
中作屯遊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僕
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
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
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
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
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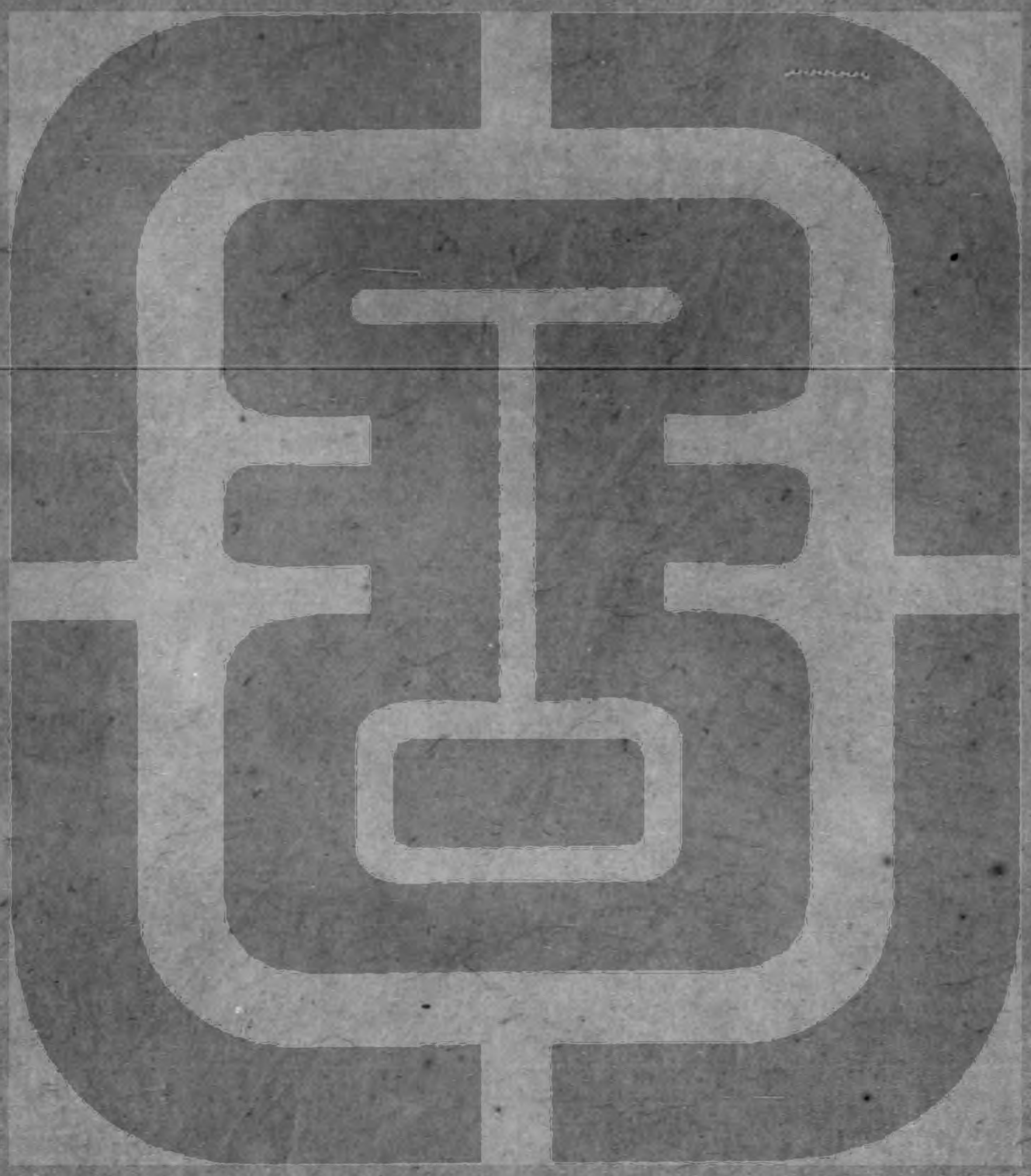
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有文集十卷未甄熹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未甄子盾字宣卿幼從徵士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

捕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嘉之累勑抑譬服闋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彊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嶷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為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

局稱累遷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後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諸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民復業然爲政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勑並付厥厥辯斷精微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檛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武帝曰臧厥既亡此時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徐君蒨字懷簡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司空自有傳父緄入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君蒨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爲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妓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亢以豪侈稱於是庐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

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倩文冠一府特有
輕豔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列傳第五十四

通志一百四上一